

《在路上》空间与叙事双重表征下的 “垮掉的一代”身份认同

戴 威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日

摘 要

《在路上》是美国“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成名作，小说围绕主人公四次北美洲公路旅行经历展开，地理空间的不断变化是小说情节推动的主要动力。作为对于公路旅行经历的叙事回顾，小说依靠叙事中的记忆空间连接现实与文本，将意义由真实的旅程经历编码进了叙事文本当中，实现了历史空间与文本空间之间的意义表征。本文聚焦于凯鲁亚克关于“垮掉的一代”共享精神内核的书写，通过对于小说中凯鲁亚克记忆中关于“垮掉的一代”旅途经历与人生探索的叙事呈现，本文分析“垮掉的一代”对心灵安定与感官享受间的矛盾追求，揭示美国二战后亚文化群体身份认同。

关键词

《在路上》，“垮掉的一代”，身份认同，空间叙事

Spatial and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Beat Generation” Identity in Jack Kerouac’s *On the Road*

Wei Da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February 14, 2026; accepted: March 26, 2026; published: April 3, 2026

Abstract

On the Road is the masterpiece of Jack Kerouac, the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writer of the “Beat Generation.” The novel tells the protagonist’s road trip experiences across North America. The

constant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space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novel's narration. As the story is a retrospective narrative of the road trip experiences, the memory space in the book, connecting reality and the narrative text, is the medium of representation between historical space and textual space. Focusing on Kerouac's writing of the shared spiritual core of the "Beat Generation", this study analyses Jack Kerouac's narration of the Beat Generation's journey experiences and life exploration,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Beat Generation's contradictory pursuit of spiritual tranquility and sensory pleasure, revealing the postwar American subcultural group identity.

Keywords

On the Road, "The Beat Generation", Identity, Spatial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导论

作为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成名作,《在路上》自出版以来,常常被冠以“自由之书”,“意义之书”等头衔。正如书名“在路上”所言,凯鲁亚克通过“萨尔·帕拉迪斯(Sal Paradise)”这一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群美国年轻人在二战后三年间多次踏上横跨美国的路程的故事。尽管书中所描写“垮掉的”生活方式备受争议,但其肉体放纵下的精神迷茫则更值得被关注。

在媒体对凯鲁亚克的采访中,凯鲁亚克表明他花费四年“在路上”,并在三周的时间内完成了小说初稿的撰写。因此,在小说中,“公路”不仅是横跨北美大陆的公路系统,同时也是小说叙事开展的话语空间,凯鲁亚克感知中的记忆空间,以及有关“垮掉的一代”身份构建的意义想象空间。本文借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表征理论,从历史空间、记忆空间与文本空间三个叙事的维度,探讨《在路上》如何通过空间与叙事这两个维度书写“垮掉的一代”对群体身份认同的探寻,及这种身份认同下矛盾的精神追求。

2. 三层空间表征下的意义生产

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路”均被赋予了探索的内涵。关于《在路上》已有的研究中,普遍观点认为《在路上》是对二战后美国消费主义所带来困境的反叛。对于《在路上》的解读也主要围绕“寻找”这一主题展开。国内学者对此展开了不少论述,有学者认为凯鲁亚克通过对于美国社会底层边缘劳动群体二战后的精神追求,歌颂了人性中为了向往精神自由的追梦精神(黄开红 p. 111) [1]。另一学者则认为文中人物放纵的生活下是其对于精神的探索,是“朝圣”主题下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致敬(唐文 pp. 175-176) [2]。另有认为萨尔不仅向外探索生命,还在向内寻找“灵魂探索与自我拯救的道路”(张琦 p. 106) [3]。美国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则类比凯鲁亚克为但丁,在狂喜中走上寻找并走上光明与救赎之路(p. 253) [4]。以上研究均聚焦于凯鲁亚克通过叙述者萨尔展现出的精神追求,但并没有回答在感官的追寻中,主人公作为美国二战后文化变革先行者的一员,是如何在意义缺失的大环境中寻找认同感的。本文通过“地理空间-记忆空间-文本空间”之间表征关系的建立,探讨凯鲁亚克如何通过旅行意义在文字叙述中的表征,在叙述中重构记忆,在书写中发现并构建“垮掉的一代”的身份认同。

在“表征(Representation)”一文中,霍尔提出了建构主义表征中符号表征意义的两个层面,即概念与

真实或抽象事物之间联系的建立,以及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关系的建立。通过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由概念到语言符号的转译,意义实现了语言符号与物之间的表征(p. 17, 18, 29) [5]。意义并非源自事物本身,而是在符号系统内部通过差异关系被建构出来。符号之所以能够“表征”对象,并不在于其与现实之间的自然对应,而在于其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与其他符号形成区分与对立。由此,表征并非单向度的“再现”,而是一种在差异网络中不断生成意义的实践。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亦指出,表征概念最常见的意义是意指实践代表或描述“现实”世界中的另一对象或实践的系列过程(转引自邹威华 p. 42) [6]。

由霍尔的表征理论出发,《在路上》意义的生成可被看作一个相似的机制。在小说叙事中,真实的公路旅行经验并非直接进入文本,而是在记忆空间中被重新组织,并在与其他空间形态的对比中获得意义。东部与西部、城市与荒野、定居与流浪、稳定秩序与即兴漂泊之间的对立,共同构成了一个差异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在路上”不再只是地理状态,而代表了对不同精神与生活状态的追寻。经由“地理空间-记忆空间-文本空间”的表征链条,“物”性的真实事件经由“概念”性的记忆空间被书写进了“语言”性的文本中,“在路上”的意义通过表征,进入了文本当中。

在小说意义的表征过程中,凯鲁亚克对“垮掉的一代”的身份认同的书写得以完成。“垮掉”并不是对既定现实状态的被动描绘,而是在与战后美国主流价值、家庭伦理与消费主义异化的符号对抗中形成的概念身份。因此,对小说意义的解读即为对凯鲁亚克对现实中“垮掉的一代”的身份认同建构的发现。通过对故事空间中美国社会历史情况的探讨,与记忆空间中叙述者对记忆梳理与重构的分析,文本空间中呈现出一种以“永远在路上”为核心的共享身份认同。

3. 历史空间——小说叙事开展的故事空间

经典叙事学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展开对叙事的讨论;对于叙事中的空间,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则提出了“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这两个概念(申丹 p. 140) [7]。《在路上》中的故事空间是叙述者萨尔与其它叙事层面叙述者的叙事开展空间。由于《在路上》极强的自传式叙述模式,小说叙事中的故事空间实际上也就是真实社会历史语境下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凯鲁亚克对于不同空间不同的情感态度,也就代表着他对美国社会不同方面的看法。小说中的故事空间可被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城市空间,乡村自然空间与公路空间。针对不同的空间,凯鲁亚克采取了不同的叙述态度。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经历从1947年开始。这一时期杜鲁门主义兴起,冷战阴霾开始形成,二战后经济复苏,消费主义横行,种族平等、民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活动正在酝酿之中。物质的丰富下,是精神空间的空虚,正如凯鲁亚克在小说中叙述的“我所有的纽约朋友都处于消极的、梦魇似的位置,整天在贬低社会,搬出他们那些陈旧的、学究式的、政治学的或者心理分析的理由”(凯鲁亚克 p. 11) [8]。在精神的空虚下,凯鲁亚克渴望上路。“我是个年轻的作家,我要起步”(凯鲁亚克 p. 12) [8],凯鲁亚克将意义寄托于旅行之中,希望在旅行中获取灵感,取得意义。同时,不只凯鲁亚克一人在路上,他的“垮掉的”朋友们一样在路上。因此,凯鲁亚克在旅行中所寻找的并非只是个人的意义,而是一代迷茫年轻人的意义,这一共享意义组成了“垮掉的一代”的身份认同。

美国城市空间对凯鲁亚克来说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凯鲁亚克的叙述对于城市的厌恶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在城市间奔波,城市是他无法逃离的生存空间。对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这三个分别盘踞美国西、东海岸的国际大都市,凯鲁亚克如此描述:“眼前就是旧金山——荒凉的长街和电车的架空电线都笼罩在白蒙蒙的雾气里”(凯鲁亚克 p. 78) [8];“洛杉矶是美国最凄凉,最没有理性的城市……是蛮荒的钢铁丛林”(凯鲁亚克 p. 110) [8];“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身在时报广场……看它数百万居民为了钱而你争我夺,疯狂的梦——掠夺、攫取、给予、叹息、死亡,只为了日后能葬身在长岛市以远的可怕的墓地城市”(凯鲁亚克 p. 135) [8]。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美国人受巨大的金钱利益的驱

动,涌进城市,传统的清教徒式价值观被松动,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渴望,人的精神世界被漠然置之。在对比下,乡村成为了追求意义的临时避难所。

《在路上》中的乡村自然空间叙述同城市截然不同,是自然、祥和的。在加州的山谷乡村中,主人公萨尔经历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在乡村劳作后,他吃到了“生平吃到的最美味的几顿饭之一”(凯鲁亚克 p. 123) [8]。乡村充实的生活使他将东部、迪安(Dean Moriarty)、公路等全都抛在了脑后。在乡村家庭生活中,他仿佛“像是有百万美元那么富足”(凯鲁亚克 p. 127) [8]。同样,在墨西哥的乡村,萨尔享受了同样的精神满足。墨西哥入境官员热情、友善,墨西哥治安官不同于美国的警察,是“沉睡小镇的保护人”(凯鲁亚克 p. 376) [8]。在乡村自然空间中,即使蚊虫肆虐的丛林也变得美好了起来:“大气和我融为一体。我睡时,细微甲虫组成的柔和阵雨拂过脸颊,及其愉快舒适”(凯鲁亚克 p. 375) [8]。

公路空间联通起城市空间与乡村自然空间,在其中蕴含着两种意味:前往冒险,与踏上归程。在通向冒险的公路空间中,主人公在大胆地打破常规,探索未知;而在归乡的路上,家的宁静与平和则是背后的驱动。公路空间就是处在反叛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与回归城市与消费产品之间的流动空间。不同的道路空间意味着不同的选择,就像凯鲁亚克在文中的发问“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路。那是一条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走的任何道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凯鲁亚克 p. 321) [8]。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下,本文深入小说叙述中的记忆空间,探寻“在路上”经历是如何在记忆中重构并被书写的。

4. 记忆空间——真实作者与叙述者的共享意义空间

记忆是《在路上》叙事开展的一大空间。从四年的旅行记忆中提取素材,凯鲁亚克将自己化身为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萨尔·帕拉迪斯”,讲述了其四次踏上旅程的故事。帕拉迪斯(Paradise)一名在指涉《圣经》中的伊甸园,有美好世界之意。《在路上》并非忠实的游记记录,而是凯鲁亚克对“在路上”记忆的理想化改写。

在龙迪勇看来,记忆是作家进行虚构创作时的基本心理活动之一,具有明显的空间特性。在叙述中,作家并不是在描绘真实的客观事件,而是在描绘其记忆中再现客观事件的意识事件(龙迪勇 pp. 49-50) [9]。空间是意识反映客观世界的一大重要维度,在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的不断变化中,叙事的时间维度也得以体现。在记忆中,大脑对时间的感知是模糊的。这一特点在记忆的一种极端情况,创伤记忆中尤为得到体现。在对于创伤记忆的研究中,王欣如此描绘了创伤事件对记忆的时间性的影响:“创伤事件造成了时间的断裂,个人生活似乎被创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因而在独白式创伤叙述中,叙述时间的连续性被打断,创伤经验无法被认知,也就无法融入叙述者的经验之中”(王欣 p. 184) [10]。造成创伤记忆中时间连续性被打断的一大原因在于被创伤者由于受到强大的情感冲击,对于客观空间的感知出现偏差,进而造成记忆事件的空间维度遭到破坏,记忆中事件的因果关系被打乱,体现为记忆中时间连续性的破裂。在现实记忆当中,不仅是在创伤中,我们日常记忆的空间感知也未免完全与我们所处的真实空间等值。记忆空间经过视神经的接受,大脑的调整,以及记忆的偏差,是一种对真实空间的主观调整过后的反映。正如柏拉图认为文学作品是不完美的客观世界的反映,记忆空间也是对客观空间不完美的反映。

对于记忆的书写在文本中表现为对于记忆空间的重构。这一重构由叙述完成。在叙述活动中,真实作者,即记忆的承载者,化身文本叙述者,并通过对记忆中空间变化的回忆与整理,梳理出事件的逻辑关系与记忆时间链条,完成对记忆空间的重构。真实作者对于记忆的书写,还同时是叙述者通过叙述行为完成的对记忆空间的重构,记忆空间也因此体现为真实作者与叙述者共享的书写场域。在记忆空间中,空间与时间相互交织,形成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笔下的“时空”概念,时间在叙述过程中被充实、具体化,空间中的内容变化也同时间、情节的推进形成了呼应(Bakhtin p. 84) [11]。

在小说中，记忆空间的重构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叙述者萨尔对于记忆中的一些往事的叙述是模糊的，在纽约与洛杉矶的往返这一条重复的线路上，新的记忆与旧的记忆交织，对于叙事这一线性结构的展开就免不了对于记忆的梳理与重构。这一对记忆的梳理在文本中有时体现为叙述者萨尔对叙事进程的直接干预。在描述第一次经过爱荷华州的记忆时，萨尔预叙了在更晚的记忆中会发生的事件：“几年后，在这个小镇，由于警察怀疑我和迪安开的一辆凯迪拉克汽车是偷来的，我们被截住盘查”（凯鲁亚克 p. 20）[8]。在同一空间内，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在记忆中被联系到了一起。但不同时间下，空间虽然固定，但空间的变化却并不相同。更早记忆中的这一乡村空间是萨尔独自一人在搭车的卡车上观察到的，而之后的记忆则是在与迪安两人在凯迪拉克轿车中观察到的。由于两段记忆中见证空间随时间的变化的场所不同，两段记忆的时间先后也得到区分。记忆的区分涉及记忆的整理与重构，在文本中也就体现为对更晚记忆的预先叙述。

记忆空间中的叙事分层也是《在路上》的一大特点。全书的第一层叙事是由萨尔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溯真实作者凯鲁亚克的记忆完成，在这一层叙事中，叙事者只有第一人称的“我”，同时“我”也与迪安、玛丽卢等人一样，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我”作为叙述者，是故事发展的见证者。“我”的叙事中展现出的叙述者背后凯鲁亚克的记忆空间。与此同时，这一叙事层级中还包含着更深的一层叙事。在小说的第二层叙事中，叙事者不止萨尔一人。这一层叙事还包含了迪安、雷米、玛丽卢等在第一层叙事中仅为小说人物的叙事，这些人物在他们的叙述中，也体现出了他们所代表的记忆空间，但他们的记忆空间仍然是在凯鲁亚克的记忆的一部分，是凯鲁亚克记忆中关于他们讲述自己记忆的记忆。因此，在小说第一层叙事这一总体的记忆空间中，出现了小说人物在第二层叙事中作为叙述者的，并置的，零散的记忆空间。

在第二层叙事中，不同人物的记忆空间体现出不同人物对其自身记忆的书写。这样的安排不仅丰富了叙事的层次，小说记忆空间的丰富性也被大大加强。在第二层记忆空间的加持下，《在路上》中的记忆不再是萨尔一人在代替凯鲁亚克发声，而是小说中人物个体记忆的分别发声以及共同记忆的集体回响。

第二层叙述中叙述者形象各异，所讲述的记忆也各不相同。在第一部第三章中，牛仔的对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叙述反映了他关于大萧条时期失业者流浪西部的记忆。在迪安的叙述中，童年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在第二部第六章中，迪安作为第二层叙述者首次提到其父亲，讲述了他喝醉酒后与十一岁的迪安走散，以及十一岁的他独自生活几个月的记忆；在第三步第六章中，迪安再次叙述了大萧条时期他的童年记忆：“我的老爸遭到拘捕，我不得不在法庭上请求法官放他，因为他是我爸，而我没有母亲。萨尔，我八岁的时候就当着有厉害关系的双方律师的面作了老练的陈述……。”（凯鲁亚克 p. 267）[8]不同的个体记忆空间中包含着相似的关于大萧条时代的集体记忆，时代记忆构成了不同个体间共享的记忆空间，影响着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在对记忆空间的不断叙述中，记忆空间中的事件发展、时间前进以及空间变化逐渐清晰，被书写为小说的文本，进而将小说叙事的空间推进到下一层面，即文本空间的书写与身份认同表征。

5. 文本空间——“垮掉的一代”的身份书写空间

经由书写这一过程，旅途空间由整理、重构过后的记忆空间转化到了意义可被他人共享的文本空间。在德里达的书写观中，书写是声音在场主体统治外的概念，有着能够和众多主体的语境结合的能力（林少阳 p. 538）[12]。书写承担起了日常生活与文学文本之间的联系，担负起向不同读者文本表征意义的作用。有学者就日常生活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做出了如下论述：“每当具体的人物和场景在文本世界中获得表征之时，其实是创作主体将人的生命历程对应到生命意义中的有效做法，而通过不同手法展示日常生活中的人生百态，也使接受主体拥有不断回溯生命进程的入口”（王晓路 p. 128）[13]。

因此，不同于其他的旅行故事。凯鲁亚克的公路旅行呈现出一种新的表征。尽管旅行主题在北美文学文化中的主要主题之一，在《在路上》，旅行被凯鲁亚克赋予了反叛的意味(Cresswell p. 253) [14]。尤其对于凯鲁亚克《在路上》创作所针对的“垮掉的一代”来说，小说的意义空间便是他们在城市空间、乡村自然空间与公路空间之间的漂泊中反叛美国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传统意义认同下的身份认同空间。

《在路上》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之作，凯鲁亚克在小说中也对“垮掉的一代”有着详细的描述。在小说第一部第九章中，凯鲁亚克给出了他认为的“垮掉的一代”的理解：“他们正像是推开嘎吱作声的石板从阴暗地牢里出来的、自甘堕落的、卑微的美国人，也就是我们正在慢慢融入的，新的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 p. 68) [8]。凯鲁亚克用连续三个形容词“阴暗地牢里出来的”，“自甘堕落的”，与“卑微的”来形容他们这一代美国人。这一状态不仅是他们自身的选择，也蕴含着消费主义对人生意义的垄断下，一代人迷茫、对意义不安的时代回响。虽然凯鲁亚克将自身归类为“自甘堕落”，但实际上从其不断上路，不断追求内心平静的过程中来看，这三个形容词更多地是凯鲁亚克对当时他们沉溺于感官享受的自嘲，而并非对“垮掉”身份的否定。在自嘲与反省中，“垮掉的一代”仍然在寻找内心平静与感官享受间的平衡点。

小说中另外两次关于“垮掉”的叙述都围绕迪安展开。在众人对迪安不负责任的态度的指责中，凯鲁亚克描述迪安“被打垮了——从根本上被打垮了，至福的灵魂被打垮了”(凯鲁亚克 p. 250) [8]。凯鲁亚克连续三次运用“被打垮”这个词，仿佛在强调迪安在他人的推动下，被迫开始了关于自我意义的反思。另一次则是在短暂的激情与狂喜后，迪安“突然刹住汽车，自己垮了下来……睡着了”(凯鲁亚克 p. 270) [8]。这里的垮掉被赋予了某种顿悟的意味，在其出生地盐湖城，迪安从他“垮掉”的状态下醒来，真正认识到了他从前生活意义的虚无，正式实现了他精神上的重生。

“垮掉”在凯鲁亚克的叙述中，是对无意义与虚无的反思与反叛，是由沉溺于虚无于享乐，到踏上意义的寻找的一种精神面貌的转变。“垮掉的一代”周游北美洲大陆，试图在寻找中发现自我的意义以及一代意义探索者的身份认同。在对“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的探索中，凯鲁亚克书写下了“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是谁，我们的路该如何走”的回答。

“垮掉的一代”的身份认同不在于某种生活方式，也不在于对旅行的渴望这一表层，而在于书写下的这一代人所共享的精神信仰，即对消费主义金钱即为意义的驳斥，对内在意义的追寻，与对心灵安宁的渴望。就像凯鲁亚克在一贫如洗的状态下在旧金山的感悟一样“正因为心灵的坚定，这些生与死的涟漪才像是微风拂过平静物镜的水面”(凯鲁亚克 p. 222) [8]。

为了实现这种“心灵的坚定”，“垮掉的一代”在长期的漂泊或安定中，心灵再次被躁动，因而继续踏上路，寻找心灵的安宁与坚定。因此，凯鲁亚克对于“在路上”的书写表现出一种独立于漂泊和安定的第三空间。叙述者萨尔在安定中渴望游荡，在漂泊中渴望归乡。人生的意义被寄托在了在安定时渴望上路，在漂泊时渴望踏上回乡路的矛盾情景，人生意义处在了在安定与漂泊之间的流动之中。“垮掉的一代”的身份认同也被书写在了这种意义的流动之中。在社会学领域中，身份认同的建构也体现在对于文本空间的“书写”中，在对巴黎的“东北新移民”的研究中，赵晔琴这样评论：“在各种社会行动中，群体通过集体记忆、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不断地表征和再生产自身的群体类属和社会表征体系，进一步再生产群体符号边界”(赵晔琴 p. 211) [15]。

在凯鲁亚克的文字叙述中，“垮掉的一代”的身份认同得到了呈现。在为金钱痴迷，为名利疯狂的社会中，他们是寻求心灵安宁与精神价值的一群美国年轻人。他们在身体的欢愉中寻找精神的满足，却被这种欢愉所吞噬，不断陷入虚无；因此他们不断上路，在风尘仆仆的奔波中寻求精神的安慰与心灵的滋养。尽管旅途上的朋友们在性格、生活习惯都大相径庭，但他们共享着一种相似的精神内核，相似的身份认同。凯鲁亚克的小说叙事也因此超脱于游记叙事，呈现了战后美国亚文化群体身份认同中的矛盾

精神内核。

6. 结论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叙述围绕主人公在美国地理空间内的旅途经历展开，为读者提供了一面回溯历史、发现美国二战后居民物质与精神状态的镜子。通过凯鲁亚克在文中自我的化身萨尔，凯鲁亚克关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美国社会，以及在这个时期活跃的一代追求心灵安定的年轻人的记忆被书写成为了《在路上》这本小说。通过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表征关系，“垮掉的一代”的精神追求与身份认同被镌刻进了小说的意义当中。在不断地对过往经历的反思与对前路的发问中，凯鲁亚克在文本空间中建立了“垮掉”这种身份认同及共享精神。“垮掉”并非是对颓废行为的正名，而是对消费主义价值观下带来的身体放纵及精神虚无的反讽与抵抗，是一种寻找心灵寄托、追求心灵安定的群体认同。凯鲁亚克笔下的人物用双脚丈量意义的边界，探索时代的出路，为反思战后美国消费主义过剩的现象提供了窗口。在这种意味上，“垮掉”不仅仅是一种疲惫、颓废的生活状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转型，是一代年轻人摒弃世俗，探索内心的共享精神认同。

参考文献

- [1] 黄开红. 于“自由”处觅自由: 论《在路上》的追梦精神[J]. 外国文学研究, 2015, 37(1): 111-117.
- [2] 唐文. 信仰在路上——对《在路上》朝圣主题的思考[J]. 文艺争鸣, 2015(3): 174-181.
- [3] 张琦. 杰克·凯鲁亚克“垮掉”思想的外向超越与内向超悟[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1): 104-110.
- [4] Barnstone, W. (2015) On the Road from Dante to Jack Kerouac (Stopping by Frost, Pound, and Elio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2, 233-253. <https://doi.org/10.5325/complitstudies.52.2.0233>
- [5] Hall, S. (1997)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Hall, S., Ed., *Representation*, Sage Publications, 13-74.
- [6] 邹威华, 伏珊.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J]. 当代文坛, 2013(4): 42-45.
- [7] 申丹.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第 2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 [8] 杰克·凯鲁亚克(Kerouac Jack). 在路上[M]. 王永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9] 龙迪勇. 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9): 49-62.
- [10] 王欣. 创伤记忆的叙事判断、情感特征和叙述类型[J]. 符号与传媒, 2020(2): 177-189.
- [11] Bakhtin, M. (1996)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2] 林少阳. 书写[M]//赵一凡. 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528-539.
- [13] 王晓路. 日常生活与文学书写: 生命存在的意义链接[J]. 外国文学, 2024(6): 119-130.
- [14] Cresswell, T. (1993) Mobility as Resistance: A Geographical Reading of Kerouac's "On the Road".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8, 249-262. <https://doi.org/10.2307/622366>
- [15] 赵晔琴. 身份建构逻辑与群体性差异的表征——基于巴黎东北新移民的实证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3, 28(6): 193-214+245-246.